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5/37  
12 January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0(c)和12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特别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  
遭受侵犯的问题

前南斯拉夫境内失踪人员的特别程序

强制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成员Manfred Nowak先生  
根据委员会第1994/72号决议第24段提交的报告

##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	1 - 9	3
<u>章 次</u>		
一、任务及工作方法 .....	10 - 13	4
二、活动 .....	14 - 26	7
A. 磋商 .....	14 - 17	7
B. 访问 .....	18 - 21	8
C. 与失踪人员个别案件有关的来文 .....	22 - 26	9
三、失踪人员的情况 .....	27 - 59	10
A. 克罗地亚共和国 .....	27 - 35	10
B.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	36 - 43	12
四、结论和建议 .....	44 - 59	14
<u>附 件</u>		
克罗地亚共和国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地图 .....		18

## 导 言

1. 在过去三年间,居住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民遭受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发生的最严重、最系统的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的侵犯。由于推行“种族清洗”政策,各族数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数十万人惨遭杀害与折磨,数万人据报失踪。他们或失踪于军事或准军事部队的武装冲突之中,或在警察或平民进行的“种族清洗”行动中被作为清洗对象而失踪。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配偶或子女,下落不明,不知道是被埋在万人坑中,还是仍被秘密拘留。家人多年寻找亲人终不见下落,只好生活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往往宁愿知道亲人确实死去,也不愿生活在失踪给人带来的捉摸不定之中。

2. 在前南斯拉夫,失踪人员及其亲属的情况可分两大类别,即克罗地亚共和国为一种情况,波黑共和国为另一种情况。在克罗地亚,多数失踪发生在1991年秋南斯拉夫人民军与克罗地亚部队的武装冲突中,尤其是在武科瓦被人民军和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围攻并夺取之后。在原来报告在克罗地亚失踪的13,000多人之中,许多人在后来交换战俘时被释放,或者以其他方式澄清了他们的下落。然而,还有2,700多人的命运仍不清楚,尽管其亲属、家人协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克罗地亚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以及克罗地亚政府都曾为寻找其下落作过无数次努力。

3.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第一次失踪浪潮发生在1992年春夏之交的武装冲突和“种族清洗”行动期间。由于波黑许多地区仍在继续此种行动,因此,失踪人数不断增加。据估计可达20,000人,但谁也不知道这一悲剧事件的确切规模。由于敌对行动仍在继续,亲属组织不善,家人害怕报复,往往不敢报告失踪情况。政府和事实上的当局双方都插手查找失踪者的活动。在有关各方的政治谈判中,失踪人员问题往往发挥一定作用。

4. 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问题特别报告员(下称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先生在1992年8月28日提交人权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中已经建议,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在有关联合国机构的主持和合作下,负责确定武科瓦被占领后成千上万名失踪者以及在前南斯拉夫冲突中失踪的其他人的命运”,(E/CN.4/1992/S-1/9,第67段)。他还说,可请求人权委员会强制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下称工作组)在这方面提出意见和给予协助。

5. 事实上,1992年非政府组织向工作组报告说,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已有11,000多起失踪案。由于工作组的任务不包括武装冲突,所以没有考虑这些案件。工作组曾向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征求意见,如何处理这些案件(E/CN.4/1993/25,第36段)。

6. 1993年2月23日,人权委员会通过了第1993/7号决议,题为“原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在决议第33段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同工作组和国际红十字会磋商,研究关于建立一个机制来讨论原南斯拉夫境内失踪问题的提案。根据该请求,经过分别磋商后,1993年8月,工作组一名成员,Toine van Dongen先生,前赴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进行访问,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确定可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查明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

7. van Dongen先生1993年9月同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讨论了他的报告(E/CN.4/1994/26/Add.1)。他在报告中提议建议一个“原南斯拉夫境内失踪人员特别程序”,作为特别报告员和一名工作组成员的联合任务加以执行,责成他们处理前南斯拉夫境内一切人员失踪案件,不管受害者是平民百姓还是作战人员,也不管肇事者是否与政府有关。建立特别程序的提案得到了工作组的充分赞同(E/CN.4/1994/26,第43段),也得到特别报告员的充分赞同(E/CN.4/1994/110,第208段)。特别报告员还表示坚信,联合国显然有义务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来处理该地区人员失踪案件。

8. 人权委员会在题为“强制失踪问题”的第1994/39号决议第23段中很感兴趣地注意到了这一提案。在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第1994/72号决议第23和第24段中,委员会敦促各方,尤其是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政府共同合作决定数千失踪人员的命运,公开所有资料和文献,最终确定他们的下落,减轻亲属的痛苦。委员会在这方面注意到了关于特别程序的提案,请工作组派一名成员为代表,酌情与特别报告员合作处理这一问题。根据这一规定,工作组主席推举了Manfred Nowak先生以专家身份执行这一任务。

9. 本报告主要讨论特别程序的任务及工作方法,专家在其上半年任务期间开展的活动,根据其收到并整理的个别案件所了解到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两个共和国人员失踪情况,以及关于如何更有效地确定前南斯拉夫境内成千失踪人员命运及下落的结论和建议。

### 一、任务和工作方法

10. 前南斯拉夫境内人员失踪特别程序是人权委员会建立的第一个特别机制,它具有专题与国别两重性质。它的制订是针对该地区人员失踪问题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具有的非常性质。如同工作组一再反复指出那样,该程序的工作方法“并不完全限于对前南斯拉夫问题的规模和性质的解决”,“不可指望为满足某一特殊情况,不管其如何重要,而制订专门工作方法”(E/CN.4/1993/25,第41和42段)。

11. 在建立这一特别程序时,人权委员会在其第1994/39号和1994/72号决议中明确提及载于van Dongen先生报告中的工作组提案。因此,专家的工作方法的依据是van Dongen先生所建议(E/CN.4/1994/26/Add.1,第23-87段)而且被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同意的行动框架。

12. 本工作方法遵循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并根据前南斯拉夫情况的具体需要加以调整。概括说来,本工作方法可简述如下:

- (a) 特别程序采取严格人道主义、非指控性方法,其唯一目的在于澄清前南斯拉夫境内失踪人员的命运及下落。
- (b) 特别程序所起的作用就是为失踪人员亲属或其他提供情况者与那些无论是否被指称应对情况负责的可提供失踪人员下落的人员之间提供联系渠道。一旦明确了失踪人员的命运及下落,这种作用即告完成。专家不过问如何确定被指称为失踪现象肇事者的责任问题。
- (c) 前南斯拉夫任何地区的人员失踪案件都属特别程序涉及范围,即,因国际及非国际性质的武装冲突形成的案件也包括在内。这是与工作组工作方法不足之处,后者不涉及国际武装冲突。这一区别是由于前南斯拉夫形势的复杂性造成的,这也是所以建立特别程序的主要原因之一。
- (d) 因此,特别程序所涉目标范围大大超出了工作组所处理的而且《保护所有强制失踪人员宣言》(1992年12月18日大会第47/33号决议)序言中所界定的“失踪者”。具体说,不仅平民百姓而且武装冲突所涉作战人员也在考虑之列。因此,特别程序使用的是范围更广的“失踪人员”这一说法。
- (e) 从原则上讲,特别程序处理所有人员消失案件,而不管肇事者是否实际与政府当局有关。只有那些明显因普通犯罪造成的案件才被排除在外。
- (f) 根据特别程序的这一总的方法,专家自然而然地将个别案件送交国家、地区或地方一级所涉政府以及事实上的当局。另外,专家还从其他资料来源收集情况。这些来源包括,红十字会及参与查寻活动的其他机构、军事当局,以及各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保护部队。这是与工作组工作方法不同的另一方面,前者中与国家政府打交道。如同在van Dongen先生报告中所指出,鉴于前南斯拉夫的情况,工作组的传统工作方法可以说是一种“不攻自

破”的方法(E/CN.4/1994/26/Add.1,第74段)。当然,同事实上的当局进行的接触具有严格的人道主义性质,因此不得将其理解为暗示联合国对其予以任何正式承认。

- (g) 为了不使失踪人员的亲属遭受被报复的危险,诸如家人协会这样的参加对话的组织,应尽可能代表有关亲属采取行动,而且,通常应对提供情况者的身份保密。
- (h) 原则上讲,登记和转交个别案件所需的最低限度资料与工作组所要求的相同,即,失踪人员的姓名和其他鉴别标准,失踪日期及地点,被指称负责的部队以及为确定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所采取的行动。然而,在前南斯拉夫的情况下,这些可受理标准应视实际情况加以灵活适用。可以转交包括有每一案件缩略数据的失踪人员报表。
- (i) 鉴于特别程序人力和财力资源有限,它主要起一种联络渠道的作用,负责数据库处理和通讯工作,而将实际查寻活动和谈判活动交由比较有经验的组织去做,如,国际红十字会、各国家级红十字会,以及这一领域现有的地方、国家及国际级别的双边查寻和交流情报的委员会。然而,作为人权委员会设立的一个程序,只要有关各方提出要求,特别程序随时可以从中进行斡旋。因此,进行实地访问非常重要,以便与所有政府、政府间、及非政府的有关机构建立直接联系,向其介绍特别程序的情况及工作方法;训练对话者如何提交个别案件,如何向可能提供情况和对案情加以澄清的人直接转交案件;并提供旨在确定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其他服务。原则上讲,只有在有关政府及事实上的当局发出邀请的情况下,才进行实地访问。

13. 特别程序是作为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一名成员的联合任务而建立的。专家一经任命后就与特别报告员进行讨论,研究如何最有成效地执行其联合任务,同时要考虑到特别程序严格的人道主义和非指控性质。他们商定,这项任务主要由专家承担,负责与失踪人员亲属及所有有关的政府、政府间及非政府机构打交道。特别报告员不具体参加这一任务的执行,但对特别程序提供支助。尤其是,人权中心驻前南斯拉夫办事处以及为特别程序任务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均由专家调遣。此外还商定,专家与特别报告员磋商后应就特别程序执行情况直接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并视要求,向大会提交报告。

## 二、活 动

### A. 磋 商

14. 专家在接受任命之后,于1994年5月31日至6月1日访问了日内瓦。在这次访问以及(在1994年8月29日至9月2日及11月29日至12月9日)参加第四十三届和第四十四届工作组会议期间,他会见了特别报告员,同他一起讨论了特别程序的任务及工作方法;并召集克罗地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及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举行会议,向其介绍特别程序,解释这次任务严格的人道主义性质,主动提出与各有关政府进行合作。他还召集与前南斯拉夫打交道的难民署和红十字会的代表开会以便协调调查失踪人员的活动,并确保进行相互合作。此外,他还同非政府组织的一些代表和在这一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一些特别报告员交换了看法。

15. 他第一次在日内瓦进行磋商期间,他就被邀请去访问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但他访问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的要求,被拒绝。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常驻代表在1994年6月24日的一封信件中,对该国政府所作决定进行了如下解释:

“请允许我告知您,鉴于目前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贵工作组的任务,以及马佐维茨基先生迄今的活动(这些活动一向政治性很强,看法片面,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因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无法接受您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访问。然而,我谨借此机会重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愿意并随时准备根据贵工作组原来的任务,同工作组进行合作。您将会同意,该任务完全属于人道主义性质,不受任何政治操纵。”

16. 专家对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政府方面的这一否定态度表示深为遗憾。人权委员会在其1994/72号决议中,敦促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政府予以合作,以确定数千名失踪人员的命运,并请强制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派一名成员酌情与特别报告员合作,共同处理这一问题。同样,大会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了第49/196号决议,题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及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的人权情况”。在该决议第25段中大会敦促各方,尤其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同根据人权委员会1994年3月9日的第1994/72号决议第24段设立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失踪人员的特别程序进行合作共同确定数千失踪人员的命运,公开被关在监狱、集中营及其他拘留地点的囚犯的所有资料和文献,以最终确定其下落,减轻其亲属的痛苦。

17. 专家只有得到所有有关政府的全力支持与合作,才能卓有成效地执行这项艰巨任务。迄今已多次反复强调,而且从上述工作方法也明显看出,特别程序属于严格的人道主义性质,从这方面讲,它与工作组的办法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其唯一的目的在于协助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家属,不管其种族出身如何,力争确定其失踪亲人的命运及下落。只要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的家属及所有有关政府及非政府机构不了解这一特别程序,专家就无法为他们提供援助。因此,他表示希望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政府改变其立场,迅速邀请他访问贝尔格莱德,以期与有关各族直接接触,向所有有关政府、政府间及非政府机构介绍特别程序,并协助完成查寻数千失踪人员的艰巨任务。

## B. 访 问

18. 应克罗地亚共和国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同政府的邀请,专家于1994年7月3-11日同人权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访问了萨格勒布、联合国保护区东区以及萨拉热窝。对于这两个政府在现有困难情况下给以的支持、款待及协助,他谨表示感谢。他还要感谢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大力协助,为他安排旅行计划、为他提供去联保区东区和去萨拉热窝的飞机。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的人权中心驻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宝贵的协助。

19. 在萨格勒布,专家同下述人员举行了会晤:克罗地亚共和国副首相及其他政府官员,政府方面查寻失踪人员及被拘留者委员会主席及其他成员,战争受害者政府办公厅主任。他还会晤了克罗地亚红十字会执行主席、前南斯拉夫国际红十字会协调员以及克罗地亚代表团团长,还有联合国难民署赴克罗地亚考察团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考察团的团长。最后,他还同下列人员进行了磋商:失踪人员家属、克罗地亚被监禁及失踪保卫者家属协会的代表,来自武科瓦的母亲协会、争取和平的母亲协会,塞尔维亚民主论坛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20. 由于克罗地亚难民组织检查站的封锁,在后勤支助方面出现了问题,因此,不得大大缩短了克罗地亚对联保区东区的访问。在他1994年7月8日对科里萨和额尔都特进行短暂访问期间,专家同联保部队及难民署的代表进行了磋商。遗憾的是,他对武科瓦和奥西耶克的访问,原计划同克罗地亚及塞尔维亚交换战俘和失踪人员委员会主席的会晤以及会见失踪人员亲属,都不得不推迟。

21. 在乘联保部队飞机飞往萨拉热窝时也遇到类似的后勤问题。因此,不得不取消原订同国际红十字会及波斯尼亚人权委员会代表的会晤,并缩短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整个访问计划。1994年7月9日和10日,专家会晤了克罗地亚共和国外交部秘书,司法部副部长及其他政府官员,政府交换战俘委员会负责人,政府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秘书,由波斯尼亚红十字会设立的培训局总经理以及联保部队负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民事协调员。

### C. 与失踪人员个别案件有关的来文

22. 专家在实地访问期间收到了有关前南斯拉夫境内共30,000多名失踪人员的指称来文,例如,克罗地亚查寻失踪人员和被拘留者委员会主席解释说,该委员会起初共登记了约13,700名失踪人员;波斯尼亚交换战俘委员会负责人报告说,有17,028个人都列为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族部队<sup>1</sup>占领领土内的失踪者;据报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部队原先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有2,176人失踪。然而,专家还获悉,许多起初被列为失踪者后来被作为战俘交换掉;而且,有相当数量的案件被重报。

23. 根据上文概述的特别程序工作方法,为了便利登记和向可能提供有关情况的各政府或其他资料来源转交案件,有关个别案件的指称来文必须载有几项起码的情况。考虑到在前南斯拉夫,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实际有困难,因此,专家采用了切实适用的双重办法。原则上讲,只对载有所有必要资料的个人案件进行了登记和转交。为此目的,向亲属或其他资料来源提供的表格必须按逐个案件填写,可以直接提交给日内瓦人权中心,也可以通过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的驻地办事处转交。为了加速查寻活动的进行,作为第一步,专家还接受转交包含有每一案件缩简数据的失踪人员报表。

---

<sup>1</sup> 在本报告中使用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族部队”或“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族事实上的当局”等用语,除另作说明外,仅指在政治总部设在帕莱的那个事实上的政府军事或行政部门任职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族人。特别是,使用上述用语无意或不意味着专指任何忠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族人。

24. 在克罗地亚,专家收到了查寻失踪人员和被拘留者委员会关于2,764起失踪人员案件的报表,并已将其转交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政府以及其他可能提供资料的单位。与此同时,克罗地亚被监禁和失踪保卫者家属协会承担了从这些2,764名失踪人员家属获取详细资料并将其以工作组固定格式加以转交的任务。在他访问萨格勒布期间专家亲手收到了共121个案件。1994年11月又收到1,053个案件。在这1,174个案件中,共有401件作了登记并转交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政府;有6件转交给克罗地亚政府。此外,还向国际红十字会和难民署都呈交了已登记案件和失踪人员名单。其他案件仍在登记和转交过程中。

25.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同波斯尼亚红十字会的查寻局商定,专家将收到一份有关约3,800件失踪案件的初步报表。1994年11月,查寻局提交了第一份有关1,278名失踪人员的名单。除此之外,还由亲属提交了具有详细情况的223件案件,多数是通过人权中心在萨拉热窝的驻地办事处转交的,其中有200件已作了登记。这200件案件已转交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政府,波斯尼亚事实上的当局以及其他可能提供资料的单位。

26. 截至1994年12月16日止,一直没有收到有关任何失踪人员命运或下落的任何资料。

### 三、失踪人员的情况

#### A. 克罗地亚共和国

27. 到目前为止,在特别程序范围内报告的失踪案件都直接涉及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族与塞尔维亚族之间的冲突,特别在克拉吉纳地区。该地区后来被宣布为联合国保护区的南、北、西、东几个区。在帕克拉克于1991年2月28日宣布为克罗地亚内一个自治区(现为联保西区)之后,由于几天之后南斯拉夫人民军的介入,零星摩擦逐渐变成了全面武装冲突。自1991年5月初,该人民军也积极参与了斯拉沃尼亚(现为联保东区)的敌对行动。在1991年7月当塞族准军事力量在南人民军的援助下夺取了Erdut, Dalj和Aljmas之后,这一地区的战斗变得进一步激烈。武科瓦城的被围困和陷落是广为人知的。自1991年8月始,武科瓦有86天的不断遭受南人民军以及诸如Seselj“白鹰部队”和Arkan的“猛虎部队”的塞族准军事力量的猛烈炮击和进攻。1991年11月18日,在所有邻近城镇被夺取之后,武科瓦的克罗地亚国民卫队才最后投降。如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以及根据第780(1992)号安理会决议设立的专

家委员会的报告所叙述的那样。在夺取武科瓦及其他城镇和村庄的过程中以及夺取之后进行的“种族清洗”行动造成了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最严重的违犯。

28. 在克罗地亚查寻失踪人员和被拘留者委员会所提交报表载有的2,764起失踪人员案件中,1,800多名失踪人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联保东区报告的。据称有600多起案件发生在北区,200来起发生在西区,约100起发生在南区。

29. 到目前为止,从克罗地亚被监禁和失踪的保卫者家属协会收到了共407起失踪人员案件并已将其转交南斯拉夫及克罗地亚当局。对这些案件的深入研究表明,多数案件涉及在其所在城镇及村庄被夺取期间被南人民军及塞族准军事力量拘留或绑架的克罗地亚人。除一名两岁儿童外,受害者的年龄在20至75岁之间。所报受害者多数是男人,约有六分之一是妇女。据报失踪人员中仅有几个人为塞尔维亚族、匈牙利族、阿尔巴尼亚族、乌克兰族和捷克族,据称他们是被南人民军及塞族准军事力量绑架或拘留的。除两起案件据报发生于1991年4月和5月外,所有其他失踪均发生于1991年7月至1992年2月之间。

30. 所报案件的绝大部分于1991年9月至11月间发生联保东区。在武科瓦市,多数案件据称发生于1991年11月18日至20日。尤其令人关切的是,武科瓦医院的许多病人及医务人员的命运。据各种消息来源称,该医院院长曾与南人民军商定,将所有420名克罗地亚族病人转移到克罗地亚控制的领土内,整个撤离行动由国际红十字会及欧洲共同体监察团负责监管。然而,1991年11月20日,只有妇女、儿童及老人被运送到克罗地亚控制的领土,而多数其他病人,特别是士兵据称被送往武科瓦的南人民军兵营。此后,他们的下落便不得而知。同样,在武科瓦的郊区Borovo Naselje,据报失踪人员被从“Borovo 商业区”驻地医院绑架而去。

31. 另外在联保北区,主要是Dubica,Bacin,Glina及Petrinja,目前据报多数案件发生于1991年9月至11月之间。据各种消息来源报告,在Dubica被占领期间,1991年11月26日所有克罗地亚族人被聚集在当地一个学校,然后从那里被运送到Glina拘留中心。此后,他们的下落一直不明。其他失踪案件据报发生在联保西区,主要是Antunovac,以及联保南区,特别是Knin和Skabrnje。

32. 在迄今所报告的失踪人员中,有六个人是塞尔维亚族。据称他们是于1991年7月至12月间被克罗地亚军事警察逮捕的。据消息来源称,这些逮捕中有一宗发生在Nova Gradiska(克罗地亚境内,联保西区之东)其他逮捕发生在萨格勒布,Bjelovar(萨格勒布与联保西区之间的克罗地亚境内)以及Slavonski Brod(联保西区与联保东区之间的克罗地亚境内)。

33. 关于失踪人员被捕或被绑架后的下落,至今收到的情况甚少。有些指称被南人民军或塞族准军事力量拘留的受害人,据报后来曾看见被拘留在各联保区的拘留中心,如Glina(北区),Dalj,武科瓦北部,或武科瓦的Velepromet仓库(东区)。其他人据报被驱逐到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并且最后看见他们是于1991年底或1992年初在下列各拘留营,如Srenska Mitrovica(在同克罗地亚的边境附近),Nis以及在Aleksinac矿区(在塞尔维亚,Kosovo的东北部)。

34. 在克罗地亚武装冲突中死亡的大量平民与军事人员的尸体据信都埋在各地,主要是联保东区的万人坑中。据称,这些人多数是于1991年11月在武科瓦本地或附近的大规模处决中被杀害的。1994年3月31日,根据安理会第780(1992)号决议设立的专家委员会收到情报。称在整个前南斯拉夫境内找到了180个万人坑地址。其中有四十四地址位于克罗地亚。据各种消息来源称,有相当数量在武科瓦被绑架的克罗地亚人,特别是武科瓦医院的病人和医务人员,是被枪杀的,并埋在武科瓦东南约6公里处的Ovcara万人坑内。专家委员会本试图挖开Ovcara万人坑,但因,除其他外,塞族事实上的当局,包括“Krajina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的反对,终未挖成(S/1994/674,第265-276段)。因此,一直未能证实这些指称的真伪。1993年10月和11月,专家委员会调遣法医队前赴Poljana Pakracka(联保西区)附近进行初步调查,以证实万人坑是否存在。据说,该坑中埋有1,700多具尸体。根据调查结果,从九个万人坑共掘出19具尸体。经过法医对尸体的检查,证实这些人确实是被处决的。多数尸体双手被捆在一起,头部及身体其他部位显示出多重弹伤。由于这次初步调查的目标仅仅是为了确定坟地确实存在及其确切地点,因此没有试图对尸体进行辨认。

35. 应该指出的是,克罗地亚共和国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于1991年12月16日设立了一个查寻失踪人员和尸体联合委员会并由国际红十字会担任主席,但该委员会的工作自1992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顿状态。这两个国家最近成立了一个政府联合委员会,负责处理失踪人员,难民及流离失所者等问题。该委员会仅在1994年2月12日南斯拉夫副首相访问萨格勒布期间开了一次会。此后便没有再针对其任务开展任何后续行动。

#### B.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36. 同克罗地亚一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许多地区普遍存在的人员失踪现象也是许多地区,特别是在由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控制的领土内发生的武装冲突和奉行“种族清洗”政策造成的。1992年3月3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宣布独立后不久,就爆发了武装冲突。1992年4月7日,塞尔维亚民主党宣布所谓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族共和国”独立。自此开始,该国许多地方便爆发了激烈战斗并不断升级。南人民军和塞族准军事力量控制了大片领土,与此同时停火协定屡遭破坏。1992年4月1日,波斯尼亚东北部的Bijeljina爆发战事,南部Mostar, Neum和Kupres等城市战斗越打越烈。战斗从Bijeljina沿着形成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边界的Drina河,向南扩展,一直漫延到Zvornik, Visegrad和Foca。据消息可靠人士透露,到夏末至少有三十万穆斯林族人被从该国东部“清洗”出去。据信,单在这次行动中被杀害的就高达40,000人。自1992年5月至7月期间,西波斯尼亚Priedor本地及周围以穆斯林为主的居民遭受了类似的命运,在那里,据报数千名平民被杀,还有数千人被送往集中营,被驱逐的人数则更多。

37. 自冲突开始以来,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的严重而确证无疑的违犯已形成一种系统的格局。这可以从以下的报告中看出来,到目前为止特别报告员提交的14份报告(最近一份是1994年11月4日提交大会的报告)以及根据安理会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专家委员会提交的多份报告(最后一份报告载于本文件附录内)。

38. 由于1994年10月末政府军与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在比哈奇被包围领土的冲突迅速升级,数千名平民流离失所,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在此种兵荒马乱情况下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或失踪,是无法估计的。另外,据信冲突双方各抓了大量战俘。在比哈奇这一袋形地区激战不息、持续不断,这些人的命运与下落不得而知。

39. 指称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失踪的人数可达20,000人。到1994年12月16日止,家属向特别程序提交的情况详细的案件仅为223起,其中200起已登记在案。这些案件所涉人员多为25-60岁的穆斯林人。他们在1992年4月至11日间在波黑地区被拘留或绑架。有几起案件据报发生在西部地区,但尚未收到该国其他地区的案件。迄今,据报只有一个克族人被波斯尼亚族军队逮捕,有两名塞族人据称被波斯尼亚警察拘留。

40. 对案件的分析表明,消息来源多把南人民军作为主要责任承担者,即使在其1992年5月19日从波黑地区撤退之后也是如此。应对绑架负有责任的还有诸如Arkan的“猛虎部队”, Seselj的“白鹰部队”和“马蒂切瓦”部队等塞族准军事力量以及失踪人员的塞族邻居。此外,这些受害者被绑架之后,据称均被送往拘留营,以便同塞族俘虏进行交换,或者送去强迫劳动。在这方面,报告中提到以下几个正规的拘留营,最后看见失踪人员就是在这些地方:萨拉热窝的Jaqomir医院, Vogosca仓库拘留营(萨拉热窝北部)以及Vlasenica的“pelemis”拘留营(萨拉热窝东北部)。另外,在相当多的案件中,消息来源报告说,失踪人员被驱逐到南斯拉夫(塞尔

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东北部的Aleksinac矿场,被强迫劳动。

41. 另外,据报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大规模绑架。据消息来源称,1992年5月有22人被南人民军从萨拉热窝附近的Ilidza被绑架。据称,1992年6月,在Rogatica(萨拉热窝以东)有12名穆斯林人被其塞族邻居绑架,其下落至今不明。另外还报告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一个准军事部队对(萨拉热窝附近)的Ahatovici村庄发动袭击期间,绑架了56人。还有一个消息来源报告说,有10人被南人民军从Babljak Rogatica(萨拉热窝以东)逮捕。他们起初被拘留在Borike(Rogatica附近),据称后来被转移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Kosovo东北部的Aleksinac,在矿场干活。据报有相当数量的失踪发生在Novoseoci-Sokolac镇(萨拉热窝东北部)。与此相关的情况是,1992年9月22日,所有穆斯林居民被塞族准军事部队集中起来,妇女与儿童被带到Hreso(在萨拉热窝附近)。至于男人们下落没有任何消息。

42. 关于从该国西部收到的案件,报告1992年11月有四个穆斯林人被从Kotor Varos(波斯尼亚西北部)附近的一个小森林绑架,后被运送到Grabovica集中营(也在波斯尼亚西北部)。还指称,1992年5月,有六人在其 Prijedor 家中被当地警察在准军事力量的协助下逮捕。他们被拘留在位于与其住宅同在一街上的一家商号叫作“Impro”。据称,有好几起此类案件发生在Sanski Most 和Kotor Varos(波斯尼亚西北部),有一起案件据报发生在Brcko(波斯尼亚东北部)。

43. 在1994年3月18日华盛顿协定之后成立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致使该政府与波斯尼亚塞族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局面。希望各方能够在这一联邦框架内克服昔怨,开始走向正常化。该协定还准许扩大迁徙自由。从而,反过来提高了确定在波黑冲突期间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的前景。该政府与波斯尼亚塞族实行和平解决之后,双方同意释放并交换战俘。这样,就朝向这个问题的解决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1994年5月交换战俘工作已告完成。据称,各方只保留三名俘虏,因为他们被指控在冲突期间犯有严重罪行。

### 结论与建议

44. 由于前南斯拉夫境内失踪人员特别程序运作时间只有半年左右,迄今所收到、登记和转交的失踪人员个别案件还比较少。因此,主要根据对这些600来起案件的分析为基础的下述结论只是初步性的。尽管这些案件可以代表克罗地亚的情况,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来说,肯定并非如此。比如说,迄今没有从该国南部报告任何案件,从西部地区也仅报了几起。多数个别案件可以追溯到1992年发生的一些

事件,虽然各种报告表明失踪情况仍在继续发生。最后要说明的是,向本专家报告的塞族人失踪人数仅有八人。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除其他外,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政府不愿意同专家合作,也不愿意让失踪人员家属更好地了解这个特别程序。

45. 虽然特别程序的职权范围比较宽,足以将因武装对峙直接造成的失踪作战人员也涵盖进去,但对迄今所处理个别案件进行的初步分析导致的结论是:可以将多数指称划入按照1992年《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下称宣言)狭义所界定的被强迫失踪。在大会借以宣布《宣言》的第47/133号决议序言部分,被强迫失踪被界定为:“政府不同部门或不同级别的官员,或一些代表政府行事或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或默许的有组织团体或个人,违反其本人的意愿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他们的自由,随后又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46. 根据与克罗地亚及波黑个别案件有关的指称,多数受害者是在其所在城镇或村庄被夺取期间或之后不久,被军事或准军事力量拘留或绑架的。据怀疑,他们中许多人被拘留在由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或所谓的“塞尔维亚克拉吉纳共和国”控制领土内的拘留中心,或被驱逐到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的境内。

47. 据消息来源称,南斯拉夫人民军和诸如Arkan的“猛虎部队”,Sesel的“白鹰部队”及“马蒂切瓦部队”等塞族准军事力量对大部分拘留和绑架案件负有责任。即使大多数失踪事件实际由准军事力量造成,但据报这些团体的行动都是受到南人民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和同意的。因此,在1992年5月19日南人民军正式撤退之前在波黑以及在克罗地亚发生的多数失踪据称都应由南人民军负有责任。然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在其1994年6月24日致专家的信件中却说,“就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情况而言,失踪人员的问题只与克罗地亚有关。”消息来源认为,南人民军从波黑地区撤退之后,波斯尼亚事实上的当局应对向专家所报的多数拘留和绑架事件负有责任。因此,这些案件属于《宣言》对失踪所下定义之外。不过,它们却属于特别程序职权范围所涵盖的范围。

48. 自克罗地亚报告的失踪人员大多是克罗地亚族人,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报告的失踪人员大多是穆斯林族人。考虑到据指称南人民军和塞族准军事力量对失踪现象负有责任,这些情况有力地表明,到目前为止所报告的失踪人员大多是“种族清洗”行动的受害者。

49. 在克罗地亚,据称一旦达成停火协定武装冲突得以终止,失踪现象亦即停

止。据报仍无下落的失踪人数现已降至不足3,000人,其中多为克罗地亚人。虽然,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政府声称在克罗地亚有1,000人左右失踪,但南斯拉夫当局并没有向专家转交任何个别案件。据报在克罗地亚失踪的六名塞族人,据称是由克罗地亚军事警察拘留的。相当数量的克罗地亚失踪者据称被驱逐到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被强迫劳动。万人坑的存在可能是草率处决的结果。这些被处决者可能被作为失踪人员报给了专家。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以及克罗地亚共和国为查寻失踪人员而成立的负责解决失踪人员、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的政府联合委员会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50.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据称失踪人数继续增加。向专家转交的案件大多涉及穆斯林族人。据报他们于1992年被南人民军、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或塞族准军事部队加以拘留。据消息来源称,这些人中许多人可能仍被拘留;或被波斯尼亚塞族事实上的当局拘留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或被拘留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

51. 根据《宣言》第3、第13和第14条,各国负有责任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以预防和终止被强迫失踪行为;有责任对一切指称的失踪案件进行彻底调查,并对肇事者绳之以法。下述建议就是根据这些责任提出的。

52. 促请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共和国同特别程序进行合作,邀请专家去进行访问,以便向所有有关的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介绍特别程序。此外,专家愿提醒南斯拉夫当局不要忘记根据《宣言》他们应承担的责任,对所有指称与南人民军或其控制下的准军事力量有关的被强迫失踪案件进行调查。这些案件涉及发生在克罗地亚以及1992年5月19日前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失踪事件。除此之外,南斯拉夫当局有责任对其管辖下的对被迫失踪行为负有责任的所有人绳之以法。最后,请南斯拉夫当局为查寻据称被塞尔维亚事实上的当局扣押在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失踪人员进行斡旋。

53. 请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继续同特别程序进行合作。尤其是,专家愿提醒克罗地亚当局不要忘记其依照《宣言》应承担的责任,深入调查据称被克罗地亚军事警察逮捕的六名塞族人的案件,并对肇事者绳之以法。此外,还请克罗地亚当局为查寻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失踪的人员进行斡旋。

54. 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继续同特别程序进行合作。尤其是,专家愿提请波斯尼亚当局注意其依照《宣言》应承担的责任,深入调查据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负有责任的两起塞族人失踪案件。还请他们设法使其管辖下的人民更好地了解特别程序,并协助失踪人员家属向专家提交案件。

55. 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事实上的当局停止“种族清洗”作法以及有可能在其领土内造成失踪的类似行为。还请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防止此种行为,并深入调查所有据称或发生在其控制下领土内,或据报其控制下的部队负有责任的失踪人员案件,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56. 敦促克罗地亚事实上的当局深入调查所有据称发生在其控制下领土内或据报其控制下的部队负有责任的失踪人员案件,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尤其是,请他们在挖掘在其控制下领土,如Ovcara,内的万人坑方面予以合作。

57. 请国际红十字会,各国家级红十字会以及诸如难民署和联保部队等联合国有关机构继续同特别程序进行合作。

58. 促请武装冲突所涉各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预防或终止可能造成人员失踪的行为。特别是,请他们在其停火协定及和平条约中,明确规定保证对所指称的失踪人员案件进行深入调查。为监督此种协定的执行情况应设立独立机构。

59.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调查和澄清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是可能导致建立在正义和尊重人权基础上的永久和平的和解进程的一个先决条件。失踪人员家人和亲属协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通过与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类似组织进行合作,可能在倡导此种和解进程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首要的是各个政府以及事实上的当局要表现出政治意愿,终止敌对行动,深入调查所有失踪人员案件。只要有关各方提出请求,专家将随时准备从中进行斡旋。

附件

克罗地亚共和国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地图



本地图所标边界及名称并不意味联合国对其正式同意或接受。